

但得夕陽無限好

丁貞婉

1984 年我卸下中興外文系系主任之職，總算能應黃碧端系主任力邀，來到西子灣在系上開「文學與美術」的課。那時還沒有高鐵，我奔波於台中高雄，朋友不解我老遠跑去兼這一門課、舟車勞頓的，何苦？我常用來回答的一句話是：何懼舟車勞頓？有夕陽無限好！其實那時跨領域教學的觀念在台灣方興未艾並不太受重視，我心裡挺欣慰長久以來我主張該讓外文系的學生兼具西洋藝術涵養的堅持有黃主任這個 super 知音三番兩次邀我去開課。有行政工作在身，要南下兼課談何容易？想不到她算準時間，我一交出扛了六年的系務，她就舊事重提，並體諒我路遠，讓我兩個禮拜來一次：星期五下午連上三堂，晚上住她家，星期六早上再上三堂。如此同理心的安排，又使我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我何懼舟車勞頓？

1970 年代台灣可以說完全沒有跨領域教學的觀念。我 1970 一到倫敦大學，即看到跨領域課程如何雷厲風行被積極推廣，處處顯現他們體悟通識學養之重要，知道大有益人生整體規劃進退與掌握。我深刻感到外文系在語文之外應增添跨領域學程；況且文學、美術、與音樂本就是 Sister arts，西洋美術與西洋語文原就密不可分，開西洋美術的課，可給文學課程加分。1970 年代初，我要在中興外文系開西洋美術相關的課，被課務組質疑為「天馬行空」無法接受；交涉溝通良久，終於在 1974 年開成「文學與美術」課，算是台灣外文系開西洋美術課的創舉。台灣還在鎖國時期，電子時代未來到，連電視也是 1971 年才走上軌道有了彩色。經濟起飛尚未顧及提昇出版品質，大學裡甚麼播放的設備都沒有。我自掏腰包買昂貴的柯達幻燈機，有我倫敦大學老師 John Lewis、Ken Harrison 寄給我的幻燈片、泰晤士報文藝副刊（Literary Supplements），和後來衛道會神父 Fr. Lefeurvre 推薦我函購紐約一家 Humanities Co. 超級精美的西洋美術專題系列幻燈片、片盤與說明專輯和有配樂的錄音帶，我的課聲光化電，效果十足。曾有選課的學生帶師大美術系的朋友來旁聽，她們告訴我施翠峰老師上課讓她們傳閱國外出版的畫冊已經令她們驚豔，我的課不可思議。的確那是個電子蠻荒時代，我的教材與教法可稱一流，三、四十年後的今天，網路上仍有學生對當年的課回味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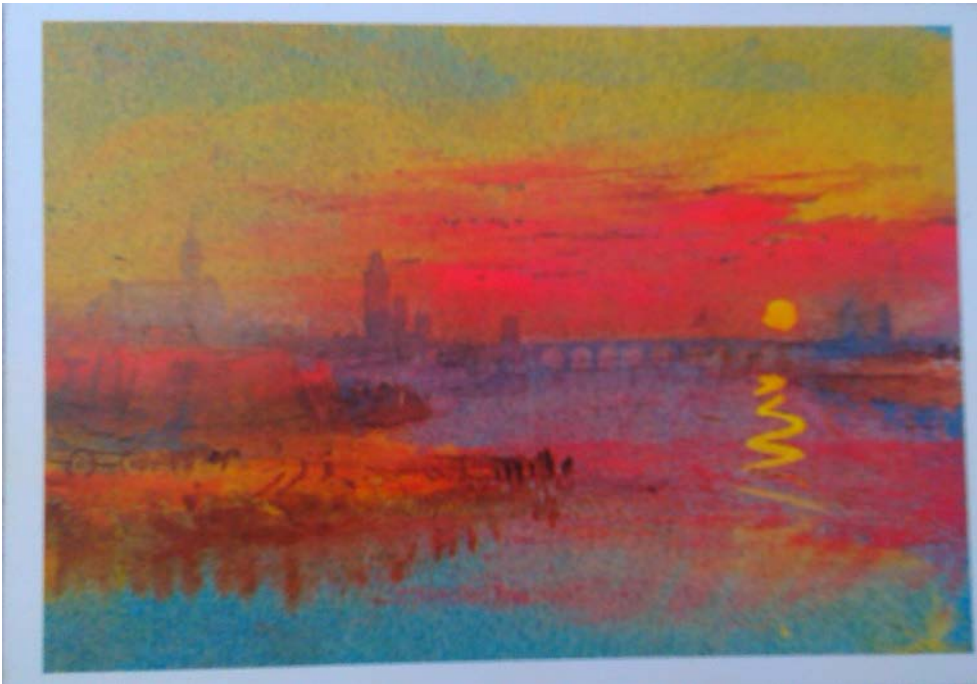
中山外文系 1980 年設立。我 1984 年來兼課時已有很好的空吊投影機銀幕等設備，但我依舊自備幻燈片、裝好在塑膠大圓盤裡，多半是 Humanities 買的結實的幻燈片片盤盒，兩三盒，每盒 80 片蠻重的，卻輕鬆愉快地負重前來兼課。小小儲存碟 power point 的時機還遙遠得很。下課收收幻燈片，和學生談談，也到日落黃昏的時候。有三兩學生幫我提片盤盒，享受著西子灣絕美的夕陽，陪我走那段樹木鬱蓊的山路，去黃主任家。大三的葉月瑜一定是其中之一，總快樂的唱著歌或哼著剛剛課堂上幻燈片配樂，最記得她唱 Romeo and Juliet 的 **What is a Youth, Impetuous Fire**，熱情洋溢、纏綿悱惻的模樣；光陰似箭，嬌柔稚嫩的小女生如今已是香港一言九鼎的電影專家學者。

學生太可愛，夕陽太無法抗拒，我第二年就到系上專任了。

依舊開「文學與美術」的課，主要將「西洋美術」的流派與傑作活生生呈現眼前大銀幕上，讓學生熟諳畫的作者、畫的文學性、畫背後的故事、畫可能在心裡觸發的連想；慢慢讓色塊、線條、留白、粗細厚薄強弱輕重的質感、能直接純粹地帶給他們理性或感性的躍動，藉此修練情操，減緩庸俗功利之氣。我最喜歡談英國海景畫家



J.MW.Turner (1775 – 1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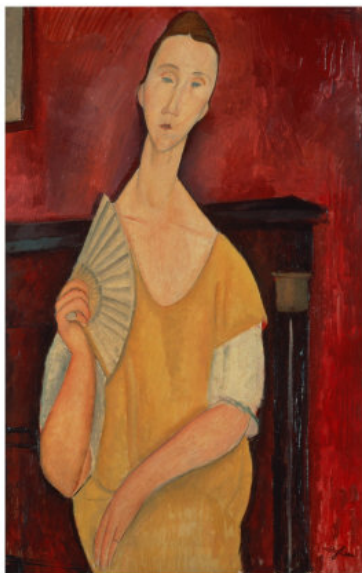


Sunset by Turner



The Fighting Temeraire Tugged to Her Last Berth to Be Broken up by Turner

尤其要一再討論思考Turner 那一句 “**The Sun is God.**” 我要學生擁抱西子灣每一個瑰麗不同樣貌的夕陽，讓大自然當他們的老師，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辜負了美景。學生的聰慧是驚人的，最近一部 007 **天降危機 (Skyfall)** 放映後，有當年的學生居然能看出坐在畫廊的James Bond 背後牆上掛的是 Turner 的**The Fighting Temeraire** 和 Modigliani 的 **Woman with a Fan**。



Woman with a Fan by Modigliani

有一年我教「英文會話」，三不五時調課到黃昏後夕陽西下時的海灘樹蔭下，學生朗誦一首詩、背一兩句西洋諺語，然後自由地借題發揮，輕鬆交談。學生覺得西子灣的夕陽餘輝裡上課，勝過亞里斯多德林間樹下的 peripatetic 挺「逍遙」學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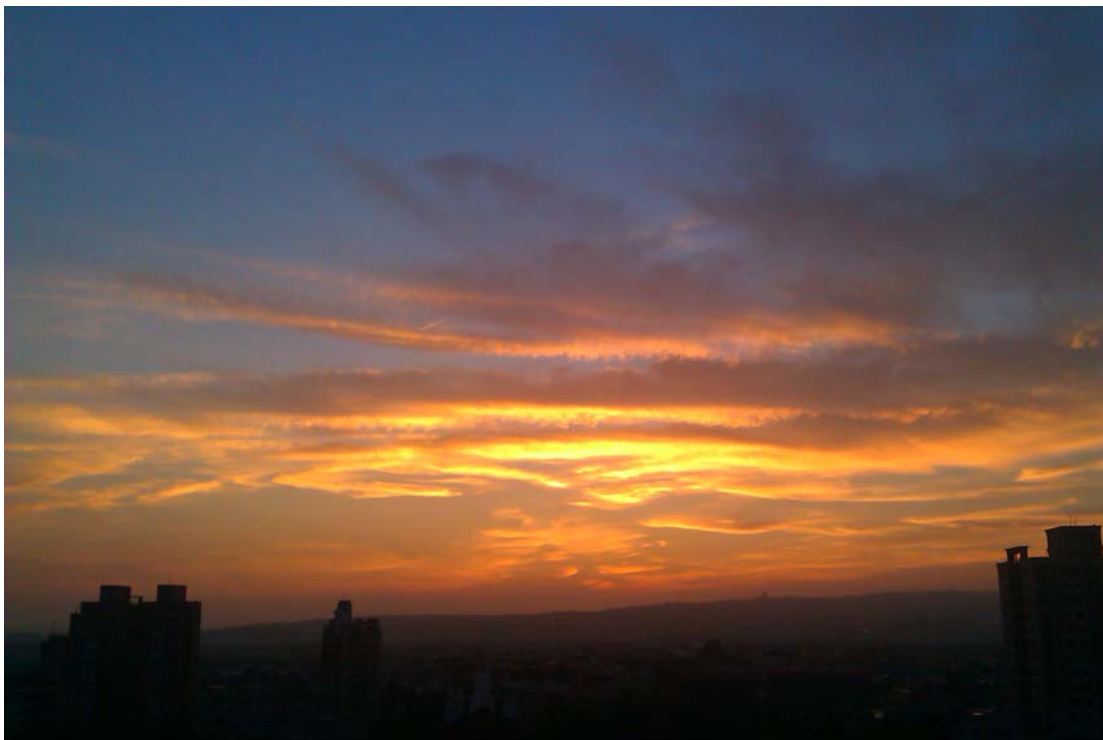
中山夕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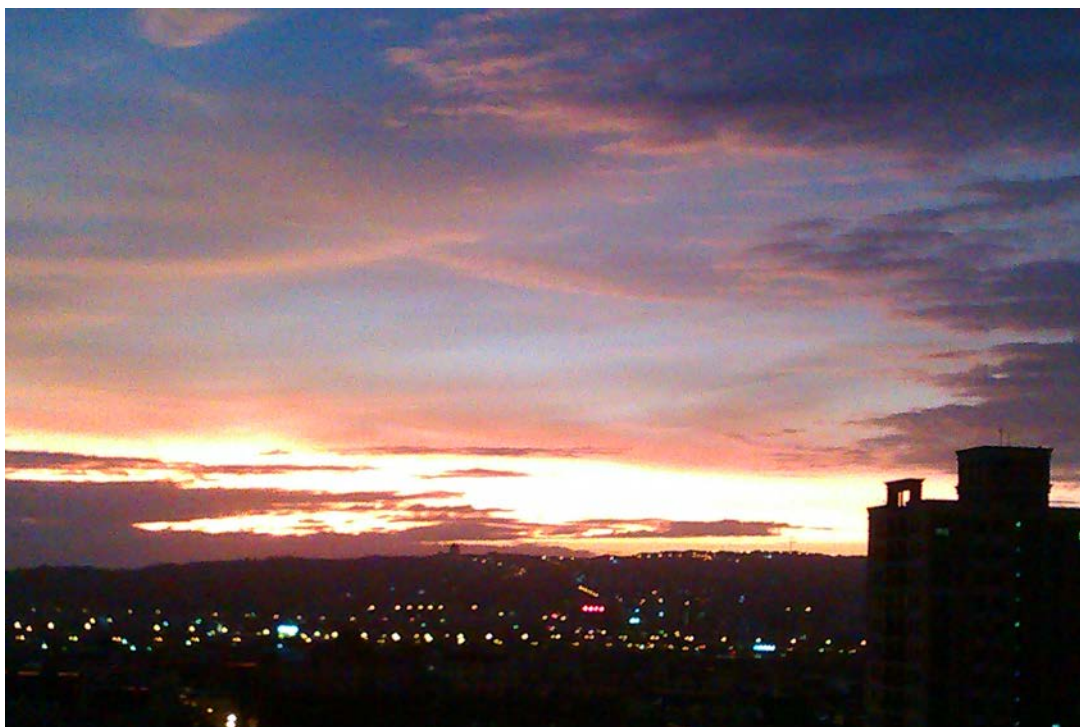
執教中山外文系 15 年，晚霞夕照無限好，銘刻我心。退休後，午夜夢迴，西子灣的彩雲落霞、如樂浪濤，是我能量的泉源。離開中山外文系 13 年，愛人同儕凋零，獨居高樓而能不覺孤單，快到髮蒼蒼視茫茫齒牙動搖的地步，而無所懼，實乃因學生或海外來鴻、或境內邀約同遊，能源不斷之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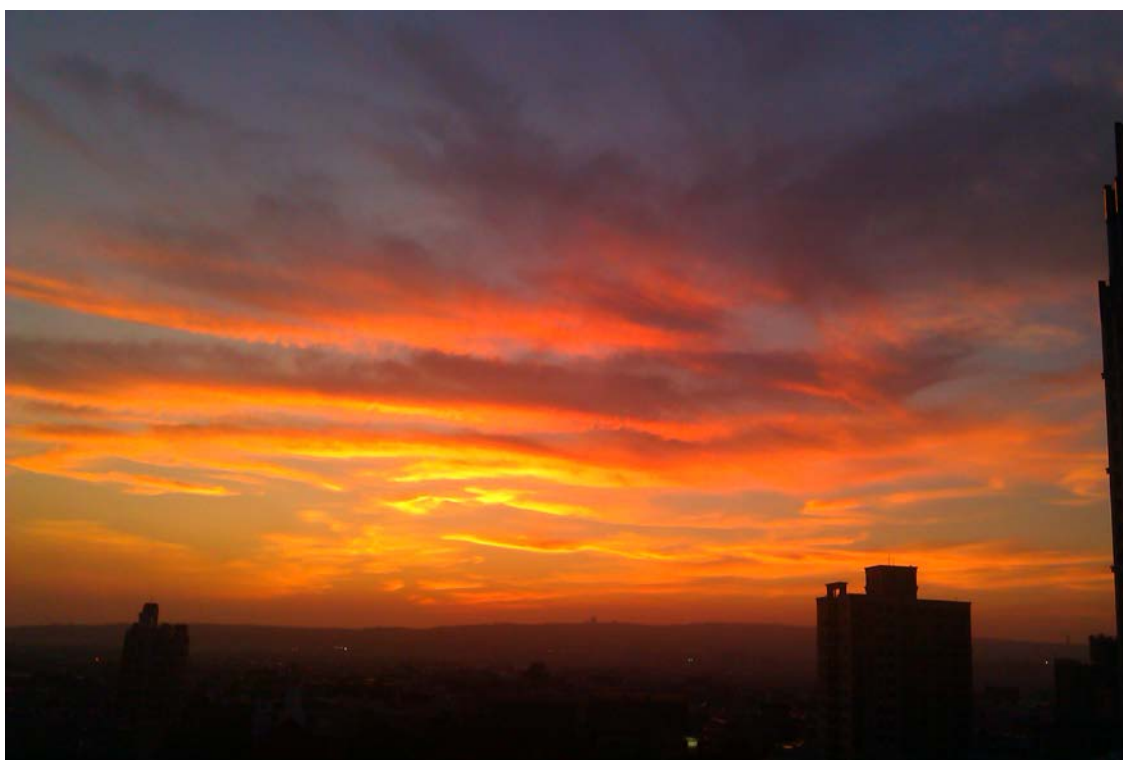
2005 年 陳其茂過世 我萬念俱灰時 畢業多年的學生 相繼來探訪 帶來無限溫馨

我住十一樓，面對雕塑公園。陽台外，也偶有滿天彩霞如繪（見下圖），思想起的永遠是西子灣中山外文系的日子：但得夕陽無限好，





何須惆悵近黃昏！





且哼一曲 Nana Mouskouri 唱的 Only Love:

*Only love can make a memory,
Only love can make that moment last,
.....*

祝福大家！